

元史

一百廿七卷九十四

列傳

儒學良吏
忠義

廿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84
32

文庫 11
D 284
32

傳卷第七十四

元史一百八十七

翰林學士雷奎知制誥兼修國史吳淵翰林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院編修官臣釋等奉勅修

烏古孫良楨

烏古孫良楨字幹卿世次見父澤傳資器絕人好讀書至治二年蔭補江陰州判官尋丁內艱服除調婺州武義縣尹有惠政改漳州路經官獄有疑者悉平反之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三徒非恤刑意宜加徒減杖遂定為令移泉州益以能稱轉延平判官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劾遼陽行省口左丞相達識帖睦

通實國不忘援漢高帝斬丁公以明人臣大義
并劾御史中丞胡居祐奸邪皆能之中外震懾陞都
事猶以言不盡行辭去復起爲監察御史良楨以帝
方覽萬幾不可不求賢自輔於是連䟽天曆數年間
紀綱大壞元氣傷夷天祐聖明八膺大統而西宮秉
政奸臣弄權畜憾十有餘年天威一怒陰晦開明以
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誠兢兢業業祈天永命之秋其
術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
一進講不而敷刻已罷而暫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
於盛德哉臣願招延儒臣若許衡者數人寘於禁密

以唐虞三代之道啓沃宸衷日新其德實萬世無
疆之福也又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從母兄弟死則叔
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
議法之吏乃言國人不如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
漢南人當守綱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
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寔侮之推其本心所以
待國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
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
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又言隱士劉因
道學經術可比許文正公衡從祀孔子廟庭皆不報

御史臺作新風憲復疏其所當行者以舉賢才爲綱
而以厚風俗均賦役重審理汰冗官選守令出奉使
均公田爲目指擿剗切雖觸忌諱亦不顧也宦者罕
失嬖妾殺其妻糜其肉餉大上疏乞正重刑并論宦
寺結廷臣撓政爲害可汰黜之愼倭側目至正四年
召爲刑部員外郎轉御史臺都事五年改中書左司
都事出爲江東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上官一日辭歸
六年授平江路總管不拜八年復召爲右司員外郎
九年陞郎中尋遷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未行還爲郎
中遷福建道肅政廉訪使中道召還參議中書省

經筵官十三年拜治書侍御史陞中書參知政事
同知經筵事十三年陞左丞兼大司農卿仍同知經
筵事時中書參用非人事多異同不得一一如志會
軍餉不給請與右丞相良哈台主屯田歲入二十萬
石東宮久未建懇懇爲言車駕幸上都始冊皇太子
立詹事院驛召爲副詹事每直端本堂則進正心誠
意之說親君子遠小人之道皇太子嘉納焉當時盜
賊盜起帝聞惡之下詔分討必盡誅而後已良楨言
平賊在收人心以回天意多殺非道也乃赦以安之
十四年遷淮南行省左丞初泰州賊張士誠既降復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賈魯傳
賈魯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趙璉進據高郵六合太師
脫脫奉詔總諸王軍南征而良楨泊叅議龔伯璉刑
部主事廬山等從之既平六合垂克高郵會詔罷脫
脫兵柄遂有上變告伯璉等勸脫脫勒兵北向者下
其事逮問詞連良楨簿對無所驗即日還中書左丞
命分省彰德主調軍食居半歲還中書十六年進階
榮祿大夫賜玉帶一十七年除太司農明年陞右丞
兼大司農辭不允論罷陷賊延坐之令有惡少年誣
知宜興州張復通賊之罪中書將籍其孥吏抱校請
署良楨曰手可斷按不可署同列變色卒不署良楨

自左曹登政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東食鹽浙東西
長生牛租瀕海被災圍田稅民皆德之嘗論至正格
輕重不倫吏得並緣爲奸舉明律者數人叅酌古今
重定律書書成而罷家居輒訓諸子曰吾無過人者
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遇我汝宜志之晚歲病瘖數
謁告病益侵遂卒自號約齋有詩文奏議凡若干卷
藏于家

賈魯

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幼負志節既長謀畧過人
延祐至治間兩以明經領鄉貢泰定初恩授東平路

儒學教授辟憲史歷行省掾除潞城縣尹選丞相東曹掾擢戶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顫縮即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未幾卒魯居喪服闋起爲太醫院都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魯爲宋史局官書成選魯燕南山東道奉使宣撫幕官考績居最遷中書省檢校官上言十八河倉近歲淪沒官糧百三十萬斛其弊由富民無并貧民流亡宜合元正經界然事體重大非處置盡善不可輕發書累數萬言切中其弊俄拜監察御史首言御史有封事宜專達聖聰不宜臺臣先有所可否陞臺都事遷山北

平陽副使復召爲工部郎中言考工一十九事至正四年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並河郡邑民居昏墊壯者流離帝其惠之遣使體驗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特命魯行都水監魯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爲圖上進二策其一議脩築北堤以制橫潰則用二省其一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會遷右司郎中議未及竟其在右司言時政二十一事皆見舉行調都漕運使復以漕事二十事言之朝廷取其八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連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

定委官五曰船戶困於埧夫海運壞於埧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運糧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事未盡行既而河水北侵安山淪入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隰兩漕司鹽場實妨國計九年太傅右丞相脫脫復相論及河決思拯民艱以塞詔旨乃集廷臣群議言人人殊魯昌言河必當治復以前二策進丞相取其後策與魯定議且以其屬魯魯固辭丞相曰此事非予不可乃入奏大德十一年四月命魯以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進二品授以鉞軍領河南北諸路軍民發汴梁大

有三路民二十五萬廬州等處十有八翼軍二萬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鳩工七月鑿河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諸埧諸堤成水土工畢河復故道事見河渠志帝遣使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魯以河平圖獻帝適覽臺臣奏疏請褒脫脫治河之績次論魯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賞資金帛勅翰林丞旨歐陽玄製河平碑以旌脫脫勞績具載魯功且宣付史館并贈魯先臣三世尋拜中書左丞從脫脫平徐州脫脫既旋師命魯追餘黨分攻濠州同總兵官平章月可察

兗督戰魯誓師曰吾奉旨統八衛漢軍頓兵于濠七日矣爾諸將同心協力必以今日巳午時取城池然後食魯上馬麾進抵城下忽頭眩下馬且戒兵馬弗散病愈亟却藥不肯汗竟卒于軍中年五十七十三年五月壬午也月可察兒躬為治喪選士護柩還高平有旨賜交鈔五百錠以給塋事子稹

還魯曾

還魯曾字善止脩武人性剛介通經術中天曆二年進士第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辟御史臺掾掌

五察御史劾中丞史顯夫

有傲魯曾請實封

前曰中丞素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劾之非公論由是皆知其直除太常博士武宗一廟未立后主配享集羣臣廷議之魯曾抗言先朝以武宗皇后真哥無子不立其主時伯顏為右丞相以為明宗之母亦乞列氏可以配享伯顏問魯曾曰先朝既以真之母唐兀氏可以配享伯顏問魯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乎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廢主則為武宗皇后明宗文宗二母后固為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為立主以妾后為正宮是為臣而廢先君之后為子而

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且燕王無即位追廢其母
后而立其生母爲后以配享先王爲萬世笑豈可復
蹈其失乎集賢大學士陳顥素嫉魯曾出曰唐太宗
冊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豈不可乎魯曾曰
堯之母爲帝嚳庶妃堯立爲帝未聞冊以爲后而配
嚳皇上爲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
其議而伯顏驕之遂以真哥皇后配焉復拜監察御
史劾答失海牙阿吉剌太尉鞏卜班右丞兀突蠻刑
部尚書吉當普監察御史哈剌完者月魯不花院使
呂思誠郎中皆黜之八人之中惟思誠少過亦變

宗選法餘皆伯顏之黨朝廷肅然除樞密院都事伯
言前伯顏專殺大臣其黨利其妻女巧誣以罪今大
小官及諸人有罪止坐其身不得藉其妻女郊王爲
伯顏構陷妻流離當雪其無辜給復子孫從之除
刑部員外郎承辦正橫懼伯顏所誣者遷宗正府郎
中出爲遼陽行省左右司郎中除金山北道肅政廉
訪司事入爲禮部郎中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討徐
州賊以官軍不習水土募瀕海鹽丁爲軍乃超遷魯
曾資善大夫淮南宣慰使領征討事遣其募鹽丁五
千人從征徐州平繼使領所部軍討淮東卒於軍

貢師泰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之宣城人父奎以文學名家延祐至治間官京師爲集賢直學士卒謚文靖師泰早肄業國子學爲諸生泰定四年釋褐出身授從仕郎太和州判官丁外艱改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辟爲掾尋以土著日劾去大臣有以其名聞者擢應奉翰林文字丁內艱服闋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郡有疑獄悉爲詳讞而剖決之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橈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怪其無物而有死八槳

爲史等所劫史備作富民高丙家事遂連高史既誣服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抗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史實未嘗殺人奪物高亦弗知情其冤皆白游徽徐裕以巡鹽爲名肆暴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賣錢撲殺之投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詢覆案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待報餘姚孫國賓以求盜獲姚甲造偽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偽高嘗爲姚行用實非自造孫既舍姚

因加罪於高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魯與高未嘗
相識也師秦疑高等黨造不合以孫誥之魯屈而情
見即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其於
冤獄詳讞之明多類此以故郡民自以不冤治行爲
諸郡第一考滿復入翰林爲應奉預修后妃功臣列
傳事畢遷宣文閣授經郎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擢
禮部郎中再遷吏部拜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省臺
之職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復舊制於是南士復得居
省臺自師秦始時論以爲得人至正十四年除吏部
侍郎時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師秦奉命和議下

不得糧百萬石以給京師遷兵部侍郎朝廷以京師
至上都驛戶凋弊命師秦巡視整飭之至則歷究其
病原驗其富貧而均其徭役數十郡之民賴以稍蘇
豪貴以其不利於已深嫉之然莫能有所中傷也會
朝廷欲仍和羅浙西因除師秦都水庸田使十五年
庸田司罷擢江西廉訪副使未行遷福建廉訪使居
亡何除禮部尚書時平江缺守廷議難其人師秦又
以遷爲平江路總管其年冬用視事張一誠自高郵
率衆渡江直抵城下攻圍甚急明年春守將弗能支
斬關遁云師秦領義兵出戰力不敵亦懷印綬棄城

遁匿海濱者久之士誠既納降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以便宣授師泰兩浙都轉運鹽使至則剔其積蠹通其利源大課以集國用資之丞相復承制除師泰江浙行省叅知政事二十年朝廷除戶部尚書俾分部閩中以閩鹽易糧由海道轉運給京師凡為糧數十萬石朝廷賴焉二十二年召為祕書卿行至杭之海寧得疾而卒師泰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周伯琦

周伯琦字伯溫饒州人父應極至大間仁宗為皇太子召見獻皇元頌為言干武宗以為翰林待制後為皇太子說書日侍英邸仁宗即位遷集賢待制終池州路同知總管府事伯琦自幼從宦游京師入國學為上舍生積分及高等去以蔭授將仕郎南海縣主簿三轉為翰林修撰至正元年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伯琦為宣文閣授經郎教藏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且日被顧問帝以伯琦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為宣文閣及摹王羲之所書

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自是累轉官皆宣
文崇文之間而眷遇益隆矣帝嘗呼其字伯溫而不
名會御史奏風憲宜用近臣特命僉廣東應訪司事
八年召入爲翰林待制預修后妃功臣列傳累陞直
學士十二年有旨令南士皆得居省臺除伯琦兵部
侍郎遂與貢師泰同擢監察御史兩人皆南士之望
一時榮之時御史大夫迭先帖木兒以大軍南討而
失律喪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劉希曾等十人共劾
奏之伯琦乃劾希曾等越分干譽希曾等皆坐左遷
補郡判官由是不爲公論所與十三年遷崇文太監

無經筵官代祀天妃丁內艱十四年起復爲江東肅
政廉訪使長槍鎖南班陷寧國伯琦與僚佐倉皇出
見之尋遁走至杭州除兵部尚書未行改浙西肅政
廉訪使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余觀糾言伯琦失陷寧
國宜正其罪十七年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奉
制假伯琦叅知政事招諭平江張士誠士誠既降江
南行臺監察御史亦辯釋伯琦罪除同知太常禮儀
院事士誠留之未行拜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
是留平江者十餘年士誠既滅伯琦乃得歸鄱陽尋
卒伯琦儀觀溫雅粹然如玉雖遭多艱而善於自

保博學工文章而尤以篆隸真草擅名當時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又有詩文薈若千卷

吳當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也當幼承祖訓以穎悟篤實稱長精通經史百家言侍其祖至京補國子生久之澄既捐館四方學子從澄遊者悉就當卒業焉至正五年以父文蔭授萬億四庫照磨未上用薦者改國子助教勤講解嚴肄習諸生皆樂從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當預編纂書成除翰林修撰七年遷國子博士明年陞監丞十年陞司業明年遷翰林待制又明年

改禮部員外郎十三年擢監察御史尋復爲國子司業明年遷禮部郎中又明年除翰林直學士時江南兵起且五年大臣有薦當世居江西習知江西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詔特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偕江西行省叅政火你赤兵部尚書黃昭招捕江西諸郡便宜行事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既受命至江南即召募民兵由湘入閩至江西境建昌界招安新城孫塔擒殄李三道路既通乃進攻南豐崇寧鄭天瑞遁鄭原自刎死十六年調檢校章迪率本部兵與黃昭夾攻撫州勦殺首寇胡志學進兵獲崇仁宜黃於是建

撫兩郡悉定是時參知政事及列總兵撫建積年無功因忌當屢奏在已上又以為南人不宜總兵則構為飛語謂當與黃昭皆與寇通有言解二人兵柄除當撫州路總管昭臨江路總管並徙億平章火你赤軍火你赤殺當從事官范淳及宣迪將士皆憤怒不平當諭之曰上命不可違也而火你赤又上章言二人者難任牧民尋有旨當與昭皆罷總管除名十八年火你赤自瑞州還龍興當昭皆隨軍不敢去先是當與昭平賊功狀自廣東由海道未達京師而火你赤等公牘乃先至故朝廷責當昭皆左遷不得當昭功狀乃始知其誣詔拜當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昭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諸郡火你赤煮城道當乃戴黃冠者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為事友諒遣人辟之當臥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為屈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所著書有周禮纂言及學言彙

卷第七十五

元史一百八十八

翰林學士雷太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兼修國史編修官三禮等奉
勅修

董搏霄 弟昂霄

董搏霄字孟起，滋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時
天大旱，從侍御史郭貞讞獄華陰縣，有李謀兒累殺
商賈于道為賊，十五年至百餘事，事覺獄已具。賄賂
有司，謂徒黨未盡，獲五年不決。人皆以為憤。搏霄知
之以言于貞，即以尸諸市中。天乃大雨，授四川肅政
廉訪司知事。除涇陽縣尹，入為戶部主事。陞貞外郎。

拜監察御史又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遷浙東宣慰副使其歷官所至徃往理冤獄革弊政才譽益著稱于時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奉旨從江浙平章教化征進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臯固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若及為陂屯田軍搏霄皆將勇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臯我軍屯朱家寺賊至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人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渡賊始覺賊發萬據礮南我軍渡者輒為其所敗搏霄乃麾

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戰搏霄忽躍馬渡礮揚言於眾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人遂復安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移軍撫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州勸化問搏霄計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女玉帛非平日所有必縱慾不暇為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使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猶豫未決而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既陷於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諸

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
斬計乃決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
突前斬殺數級而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殺至
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
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徽
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爲參知政
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
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爲
一杭要路既分兵守之而始進兵至叫口及虎檻遇
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既又克復昌

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齋二千人賊又有犯千
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
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白
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
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
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
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山嶺三關搏霄乃先
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爲三軍一出
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山嶺然後會兵擣賊巢遂乘勝
復安吉七戰而克之賊料以其捷來降者數百人既

數日賊復來窺獨不進霄即遣人苦嶺及黃沙嶺賊帥梅元來降且言復有賊十一人欲降者即遣偏將余思忠至賊砦諭之賊皆入暗室替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劍語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砦此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有斬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散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十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除水軍都萬戶俄陞樞密院判官從丞相脫脫征高郵分取鹽城興化賊巢在大縱德勝兩湖間此十有二悉勦平之地築芙蓉砦賊入輒迷故道盡殺

之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大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州不利賊乘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艇七十餘乃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雨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搏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四門突出賊後約曰旗一麾即還既而

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嘗
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翊以奇兵轉戰數十合
軍始得至海寧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
事搏霄建議于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
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
務爲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
自沐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
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斥埃烽燧相
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
然後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

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
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
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
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
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
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
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
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
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沐陽贛榆等州縣
俱廢其民壯者旣爲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

民防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藉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國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有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鬪騎兵少卻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爲動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

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衆悉無遺者於是濟南始寧詔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仍賜上尊金帶楮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諧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依前詔從卜蘭奚同征益都搏霄即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

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搏霄前猝而問曰汝爲誰搏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事聞贈宣忠守正保節功臣榮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定昂霄贈推誠孝節功臣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輿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謚忠毅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劉哈刺不花

劉哈刺不花其先江西人個儻好義不事家產有古俠士風居燕趙有年遂爲探馬赤軍戶至正十二年額亳盜起朝廷以太不花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總兵討之哈刺不花上書陳十事其七言兵機及攻守方略太不花大喜即拜爲掾吏未幾奏除左右司都事太不花以哈刺不花爲探馬赤軍亦有膂力善騎射俾統前八翼軍爲先鋒特賜錦令信賞罰士皆樂爲之用而料敵成敗所向無失是時谷失八部魯軍潰于長葛哈刺不花復屯中哈刺不花軍於汴梁南

彭子岡有自長葛來者言賊已為賊所敗於中牟哈剌不花曰賊既捷兵必銳至我不可不往援遂整兵而前既而有使馳報四鼓賊從蒲州渡河未知其所向哈剌不化曰是必襲谷失八部魯營耳我行已緩不及事不若以精銳斷賊歸路覆之必矣於是領軍徐行天未明伏軍其歸路賊果襲谷失八部魯營大掠輜重而回哈剌不花伏軍四起賊大敗盡俘獲之當是時谷失八部魯雖以平章政事擁大兵而哈剌不花功名與之相埒十七年山東毛貴率其賊眾由河間趨直沽遂犯鄭州至棗林已而略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珣戰死京師人心大駭在廷之臣或勸乘輿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眾議紛然獨左丞相太平孫不可哈剌不花時為同知樞密院事奉詔以兵拒之與之戰于柳林大捷貴眾悉潰退走據濟南京師遂安哈剌不花之功居多哈剌不花後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卒初哈剌不花與信州人倪晦字孟新同事奉不花為掾吏晦強書史精吏墨機識警敏奉不花深愛任之言無不從而哈剌不花或有所論曰多言無益行由是心銜焉不花及泰不花事敗走詣哈剌不花不能曲

爲保全乃縛秦不花送京師致之死地君子以是火之

王英

王英字邦傑益都人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絕人善騎射襲父職爲莒州翼千戶父子皆善用雙刀人歸之曰刀王至元二十一年江西行樞密院命帥師肅雄討賊丘太老賊六百餘人突至英與戰殺其渠帥劉把東獲九十餘人元貞元年從左丞董士選討大山賊劉貴擒之二年討永新安福二州賊餘黨皆息延祐二年寧都賊起行省命英率各萬戶軍討之賊勢

張英屢戰皆勝斬獲不可勝數積屍盈野水爲不流行省平章李亞安遣英逐江浙平章張閭所領軍於閩境至木麻坑擒賊蔡五九又追賊至上虎漳遇賊三千餘人盡殲之至治元年以大臣薦授忠武校尉益都淄萊萬戶府副千戶天曆元年授宣武將軍至順二年行省命英招捕桂陽州賊張思進等二千入英至布以威信皆相率請降元統元年授懷遠大將軍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事至元三年萬安軍賊吳汝期等作亂聚衆三千人英至賊皆就擒未幾李志甫起漳州劉虎仔起潮州詔命江西行省右

丞燕帖木兒討之方起時英已致仕平章政事伯
撒里謂僚佐曰是雖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
雖老其可坐視乎據橫梁精神飛動馳赴焉及賊
平英功居多至正中一貴臨益都英時年九十有六
乃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義官厚祿備嘗享之今
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不
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聞之使吳
余以葬將斂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諱公
先登祝畢尸遂起觀者莫不驚異山東宣

不花及憲司請卹典于朝有口不食冠帶不識死生
泉有夷齊之風為臣之清者也片泉谷名莫所居也

石抹宜孫

邁里古思

石抹宜孫字申之其先遼之迪烈人五世祖曰
先事太祖為御史大夫自有德也先之曾孫曰德
字伯善襲父職為沿海七副萬戶初以沿海軍分鎮
台州皇慶元年又移鎮婺處兩州取軍嚴肅平寧都
寇有戰功且明達政事講究鹽策多合時宜為學本
於經術而無通名法縱橫天文地理術數方技釋老
之說見稱薦紳間宜孫其子也宜孫性警敏嗜學問

於書務博覽而長於詩歌嘗借嫡弟厚孫蔭襲父職
為沿海上副萬戶守處州及弟長即讓其職還之退
居台州至正十一年方國珍起海上江浙行省檄宣
孫守溫州宣孫即起任其事其年閩寇犯處州復檄
宣孫以兵平之以功陞浙東宣慰副使分府于台州
頃之處之屬縣山寇並起宣孫復奉省檄往討之至
則築處州城為禦敵計十七年江浙行省左丞相達
識璽睦通承制陞宣孫行樞密院判官總制處州分
院治于處又以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為其院經歷
蕭山縣尹蘇友龍為照磨而宣孫又辟郡人胡琛葉

華溢參謀其軍事更為郡山谷聯絡盜賊憑據險
輒竊發不易平治宣孫用其等謀或請以兵或誘
計未幾皆殲殄無遺類尋陞同僉行樞密院事當
之時天下已多故所仕守將各自為計相保守於
浙東則宣孫在處州過里古志在紹興為稱首十
年十二月

明兵取蘭溪且逼婺而宣孫母實在婺城宣孫泣
義莫重於君親食糠一而不事其母是無君也母在
而不赴是無親也無君無親尚可立天地間哉即
胡琛等將民兵數萬往赴援而親率精銳為之殿

至孝典

明兵肅接即敗績三。是時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
制拜宣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明年
明兵入慶州宣孫將數十騎走之福建境上欲圖
而所至人心已散事不可復。嘆曰慶州吾所守
也今吾勢已窮無所於往不如還慶州境死亦為
州鬼耳既還至慶之慶元縣兵所害事聞朝
贈推誠宣力効節功。集賢公學士榮祿大夫
國追封越國公謚忠愍。邁里古思者寧夏人也
御至正十四年進士。與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

軍主將楊完者在抗。縱其軍剽掠莫敢誰何民甚
苦之俄有至紹興城中強奪人馬者邁里古思擒斬
數人苗軍乃懼不敢復。至其境邁里古思名聲遠大
以會江南行臺移治紹興檄邁里古思為行臺廉撫
乃大募民兵為守禦計。處州山賊焚掠婺之永康東
陽邁里古思提兵往擊之與石抹宜孫約期夾攻其
巢穴山賊以三提江東廉訪司經歷仍留紹興以安
兩臺治時浙東西郡縣多殘破。獨邁里古思保固紹
興境內是民愛之如父母江。浙省臣乃奉制設行
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興會方。圖跡遣兵侵擾紹興

惡遠里古思曰國邸本海賊今既降為大官而復
害吾民可乎故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黃中聚上
中還請益兵是時朝廷方倚重國邸資其舟以運
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邸素通賄賂情好甚厚
惡遠里古思擅舉兵起且生事即使人召遠里古思
至其第與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鉄鏈搥死之斷其
鄰則涸中城平民聞之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黃
乃率其衆復讎盡殺拜住哥家人及臺府官員得
人獨留拜住哥不殺以告于張士誠士誠乃遣其
子守紹興拜住哥尋遷行宣政院使監察御史
童糾言拜住哥陰害帥臣幾致激變不法不忠莫斯
為甚宜稽諸彝典寘于嚴刑於是詔削拜住哥官職
安置潮州而遠里古思之寃始亡

傳卷第七十五

之士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彬彬焉衆矣今皆不復爲之分別而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後者合而錄之爲儒學傳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開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善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談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邊馳馬周旋積屍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之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來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得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手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間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言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

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未喪本為戒

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張璠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栢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璠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官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

皆遣從甥游或關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
遠近翕然尊爲碩師不敢字呼而稱曰導江先生大
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
遺訓久而不忘須臾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
子弟從之者誦誥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
谷之奇楊剛中尤顯遠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
澄序其書以爲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橫儼然新
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真州守臣以遠及郝經等
皆嘗留儀真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金履祥字吉父婺州之蘭溪人其先本蜀氏後避

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
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二十天而靈應
隨至事聞于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
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
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
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
黃幹而幹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
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立息進取然負
其經濟之畧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陽哭之師日急
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寇之策請以

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
且備叙海舶所經九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隲難易
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
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
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文館編校起
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
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
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
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
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

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知見勞問辛苦而已
何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
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
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
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
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
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
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闕或
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
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

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末年繫事斷自唐堯以
下接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
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
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
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
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
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
謙爲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
表上其書于朝初履祥既見王栢首問爲學之方栢
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
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
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曾之屢言賢者之
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當時議者
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栢之高明剛正似謝
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履祥居
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入德中卒元統初
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
至正中賜諡文安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
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進

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時流之子寔事海陵胡
璣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
世爲金華人父就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幾以歿
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
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日課取四部書分
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
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和則酸醎
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
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
書目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美語皆不敢忽有不可
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
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
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
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碩其辭約意
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
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
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
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
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
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

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
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書
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
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衍數之
說亦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
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
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
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
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
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
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
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
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
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
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
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
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
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
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
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

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
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
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
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大德中熒
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爲灾在吳楚竊深憂之是
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
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
劉庭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
薦于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不
復以遺逸應詔鄉閭大比請司其文衡皆其人也
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
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
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朝廷賜謚文懿先是
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
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之世適江浙行中
書省爲請于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于學官同
郡朱震亨字彥脩謙之高第弟子也其清脩苦節絕
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
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

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
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
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
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
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
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說
以補其闕於是朱熹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以科
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
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
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

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所居
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
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
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
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
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
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
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芳平一桂生而穎悟
好讀書尤精於易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

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
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
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
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
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朱
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並行于世其同郡胡炳
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
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
爲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
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一之辭之往往

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峰先生
炳文嘗用薦者署明經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
黃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舒藝知賓州內江縣
卒葬焉子孫遂爲賓州人宋初延節爲大理評事兼
監察御史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澤十一世祖也五世
祖拂與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父儀可
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
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
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蜀
又治經必先古注疏澤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

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一經解二禮祭祀述畧大德
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
食其祿以施教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
益衆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
後乃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
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爲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
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秩蒲即歸閉
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
闕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
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
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
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
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
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九遠
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
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傳注之
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注之
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九數千年苦
思而未通者皆渙然水釋各就條理故於易以明象
爲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爲主而其

攬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辭象畧辯同論
於春秋以明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
向上之功而脉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
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辯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
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
食說作立甲辯九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
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
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
畧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於
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
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則謂鄭
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
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爲一趙伯循言王
者諦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群廟之
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爲祭地之類皆引經以
證其非其辯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
異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
覃思之學推澤爲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
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
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

人言李洞使過九江請北面稱弟子受一經且將經
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
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未邵
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息而去或問澤
自閩如此寧無下傳之懼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
子以爲區區人力所致耶澤家甚窶貧且年老不復
能教授經歲六侵家人采木實草根以療飢晏然曾
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已有
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存于世者十
二三門人惟新安趙汭爲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爲多

蕭顥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爲奉元人顥
性至孝自爲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爲府史上官語不
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
下及肘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羣書天文
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
蕭惟斗爲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嘗出遇
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顥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
居後耳顥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
愧謝還之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
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世祖分藩在秦辟顥與楊

恭懿韓擇侍秦邸輟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
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為賀使一從史先詣輟舍輟
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為輟也使飲其馬即應
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輟有懼色輟殊不為意
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
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
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力請
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傳西面此禮
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
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諡貞敏輟制行甚高真
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辭立意精深言近
而指遠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據關輔之士翕
然宗之稱為一代醇儒所著有二禮說小學標題駁
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于世韓擇者字從善亦奉
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
必使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為陵節勤苦則曰必不知
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擇尤
邃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游宦過
秦中必往見擇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赴
京疾不果行其卒也門人為服緇麻者百餘人侯均

者字伯仁亦奉元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通釋老外典每讀書必熟讀乃已嘗言人讀書不至乎徧終於已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而薦者起爲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和意不待報可即歸休田里均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爲秦人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爲

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恕安靜端凝羈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恕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阼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赴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恕領教里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言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恕之

學由程朱上選孔孟務貫決事理以利於行教入曲
爲開導使得趣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
帶平張夫久卒事異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
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
不誠是誣神也可這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
有繩尺里人信驟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
以償爲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槩
菴時蕭軒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
家士論稱之曰蕭同恕自京還家居十三年結廬望
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爲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

年七十八制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其
所著曰槩菴集二十卷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
即蕭軒弱冠從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
畝而學徒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
山間遇有竊其桑者居仁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
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脩
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之禮私謚之曰靜安先
生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酒父松皆以學行徵其
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

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必尊宋氏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力行之故其教人其進莫遏熙則簡文有曰追憶舊聞力學文窮理盡性行諸己以及於物善學宋氏者熙遭十年四方之未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爲立祠於蕩城之西莞鎮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大於時矣

傳卷第七十七

元史一百九十

韓學士善奏知制誥兼修國史呂宋漁韓待制韓直節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壽寧奉勅修

儒學二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曾祖欽州司法叅軍脫畧家信輕費急施人以鄭莊稱之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知福州閩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瑰句端平嘉定間士大夫皆自以爲不可及其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於指顧之頃

全活數十萬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知台州軍州
事文辭政事亦絕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
經諸史下逮百氏各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
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中外舅徐道隆爲荆湖四川
宣撫叅議官長孺從之入蜀銓試第一名授迪功郎
監重慶府酒務俄用制置使朱禔孫之辟兼總領湖
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
八士已而復拜福寧州倅之命會宋亡退棲永康山
中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待
詔集賢院既而召見內殿拜集賢脩撰與宰相議不
合改教授揚州元貞元年移建昌通錄事闕官擢長
孺攝之程文海方貴顯其家氣畎畝灼即違法人不
敢呵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至大元年
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大德丁未浙東
大侵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
振荒之令歛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
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
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
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
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

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
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道爲過客忌官不能禁長
孺僞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騎卒十人躡
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騎
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通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民荷
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
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
之向扶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
姬聚浮屠庵誦佛書爲禳祈一姬失其衣適長孺出
鄉姬訟之長孺以牟麥寘羣姬合掌中命繞佛誦書
以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
盜衣者行數周麥出獨芽一姬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
還所竊衣長孺白守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伏
者長孺曰此易易兩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
辭愈堅長孺詳謂令長曰國家有詔盍迎之叱
隸卒縛姦者東西出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
曰事至此死亦無不行將自解矣語畢案下吏嚙而
出姦者驚感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
者贖焉兄妻愛之詔以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
孺長孺曰爾非吾人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族盜

誣兄受步搖爲贓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贗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其行事多類此不能盡載延祐元年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陪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今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夢松亦青田人傳龍泉葉味道之學味道則朱嘉弟子也淵源旣正長益行四方訪求其旨趣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然靜觀自得故其爲人光明宏偉專務明本心

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飢渴之於食飲方嶽大臣與郡二千石騁致庠序數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責實賤華文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

生初無祖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至大年七十五所著書有瓦缶編南昌集寧海漫抄顏延之齋藁行于世其從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仲嘗被薦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歷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又稱之爲三胡云

熊明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仕郎官慶元府簽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初得江南盡水東之遺士而用之尤重進士以相留夢炎爲尚書召甲戌狀元王龍澤爲淮南行臺監察御史朋來龍澤榜下進士而聲名不在龍澤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間生徒受學于者常百數十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豫章爲江西會府行中書省提刑按察司皆在焉凡居是官者多朝廷名公卿皆以賓禮延見廉希憲之子惇爲參知政事以師禮事朋來終身稱門人劉宣爲提刑按察使尤加禮敬朋來和不肆分而不狃與羣賢講論經義無虛日儒者咸倚以爲重焉會朝廷遣治書侍御史王構銓外選于江

五於是參政蔡瑱李世安列薦朋來爲閩海提舉儒
學官使者報聞而朝廷以東南儒學之士唯福建廬
陵最盛特起朋來連爲兩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
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
者化焉旣滿考以常格調建安縣主簿不赴晚以福
清州判官致仕朋來視之漠如也四方學者因其所
自號稱爲天慵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嘗著
瑟賦二篇學者爭傳誦之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
皆滿至不能容朋來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
得其所指授者多爲聞人延祐初詔以進士科取士
科舉廢已久有司咸不知其典故以不稱明詔爲
懼行省官主其事者諮問於朋來動中軌度因以由
請四方得遵用之及請爲考試官則曰應試者十九
及吾門不可其後江湖廣皆卑詞致禮請爲主文
朋來屢往應之及對大廷其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
焉初朋來以周禮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
治戴記者又鮮朋來屢以爲言蓋朋來之學諸經中
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
宗始采用古禮親御衮冕祠太廟銳意於制禮作樂
之事翰林學士元明善颺言于朝以朋來爲薦未及

召而卒年七十八朋來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
賓客人人各自以得其意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
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技名物
度數靡不精究子太古鄉貢進士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
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為咸淳
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
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
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于
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
閔宋季文章氣萎蕭而辭骯髒已甚慨然以振
起斯文為已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
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
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為神奇蓄而始發問事摹畫而
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
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
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具體裁議論一取法
於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脩撰傳士二職
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于世
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牟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居吳興祖子才仕宋
贈光祿大夫謚清忠父儼為大理少卿應龍幼警敏
過人日記數千言文章有渾厚之氣應龍嘗以出賞
補京官盡讓諸從弟而擢咸淳進士第時賈似道當
國自儼伊周謂馬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其孫幸見
之當處以高第應龍拒之不見及對策具言上下內
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不敢寘上第調光
州定城尉應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
洪雅尉今國當爾無媿也沿海制置司辟為屬以
以書招之曰苟至翰林可得也應龍不荅已而起家
教授溧陽州晚以上元縣主簿致仕初宋亡時大理
卿已退不任事一門父子自為師友討論經學以義
理相切磨於諸經皆有成說惟五經音攷盛行於世
應龍為文長於叙事時人求其文者車轍交於門以
文章大家稱於東南人儼之為眉山蘇氏父子而學
者因應龍所自號稱之曰陰山先生嘉定元年卒年
七十八

鄭滌孫字景歐颶州人宋景定間登進士第知溫州
樂清縣累歷宗正丞禮部郎官至元三十年有以滌

孫名薦者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尋陞侍講學士
又陞學士乞致仕歸田里第陶孫字景潛亦登進士
第監西嶽祠先陶孫徵至闕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
院編脩官會纂脩國史至宋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
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并義矣終不書世
祖嘉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後出爲江西儒學提舉除
孫兄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儒學之士翕然推之隆福
宮以其兄弟前朝士乃製衣親賜人以其爲異遇焉孫
所著有太易法象通贊周易記玩等書陶孫有女
集古千卷

字剛中台州臨海人幼清峻穎悟讀書過目輒
成誦終身不忘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統賦江淞
行省爲轉聞于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
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書再使安南選南
士爲介朝臣薦孚博學有氣節調翰林國史院編脩
官攝禮部郎中爲曾副陞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
三十年正月至安南世子陳日煇以宴制不出郊遣
陪臣來迎又不由陽明中門入曾與孚回館致書詰
日煇以不庭之罪且責日煇嘗出郊迎詔及講新朝
尚右之禮往復三書宣布天子威德辭直氣壯皆孚

筆也其所贈孚悉卻之詳見梁會傳中使還徐翰林
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帝方欲寘之罪地而廷臣以
孚南人且尚氣頗嫉忌之遂除建德府總管府治中
再遷治中衢州所至多著善政秩滿准請爲鄉郡特
授奉直大夫台州路總管府治中大德七年詔遣奉
使宣撫循行諸道時台州旱民饑道殣相望江州行
省檄浙東元帥脫歡察兒發粟賑濟而脫歡察兒怙
勢立威不卹民隱驅脅有司動寘重刑乎曰使吾民
日至等死不救者脫歡察兒也遂詣宣撫使懇其不
法竊民事一十九條宣撫使按實坐其罪命有司盡
發倉賑饑民賴以全活者衆而孚亦以此致疾卒于
家年六十四孚天材過人性任俠不羈其爲詩文大
抵任意即成不事雕斲有文集行于世子邁江州行
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女長嫺適蓋城董士楷太常
禮儀院太祝守緝之母也末嫺適同里韓戒之行樞
密院經歷諫之母也俱有貞節朝廷旌表其門閭攸
州馮子振其豪俊與孚略同孚極敬畏之自以爲不
可及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爲文也酒酣
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援案疾書隨紙
數多寡頃刻輒盡雖事料醜都美安矧錦律之法度

未免乖刺人亦以此少之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道濟幡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薦起家爲陝西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爲太史院主事復辭不赴皇慶初朴年已踰八十詔以翰林脩撰致仕延祐三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五朴所爲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而會通之故其心所自得往往有融貫之妙其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夷然不與之校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至其爲人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朴家近龍岡學者因稱之曰龍岡先生云

楊載字仲弘其先居肆之浦城後徙杭因爲杭人少孤博涉羣書爲文有跌宕氣年四十不仕戶部賈國英數薦于朝以布衣召爲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與脩武宗實錄調管領係官海船萬戶府照磨兼提控案牘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十載首應詔遂登進士第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遷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以卒初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爲文極推重之由是載之文名隱然動京師凡所撰述

人多傳誦之其文章一以氣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
自成一家言而於詩文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
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自其詩出一洗宋季
之陋建康之上元有楊剛中字志行自幼屬志操及
爲江東憲府照磨風采凜凜有足稱者其爲文奇奧
簡澁動法古人而不屑爲世俗平凡語元明善極嘆
異之任至翰林待制而卒有霜月集行于世其甥李
桓字晉仲同郡人由鄉貢進士累遷江淞儒學副提
舉亦以文鳴江東紆餘豐潤學者多傳之載與剛中
同輩行而桓則稍後云

說字桂翁吉安之廬陵人性穎悟幼失父知自樹
立年十二作爲科場律賦論策之文蔚然有老成氣
象宋之遺老鉅公一見即以斯文之任期之旣冠重
厚醇雅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有法聲譽日隆江南
行御史臺屢以教官館職遺逸薦皆不報詵爲文根
柢六經爾蹤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厲風
發之狀四方求文者日至其門其所爲詩文曰桂隱
集桂隱詵所號也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同郡龍仁
夫字觀復劉岳申字高仲其文學皆與詵齊各有集
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逸流麗所著周易多發前儒之

元史何者七十一
之所未發岳申用薦者爲遼陽儒學副提舉仁夫汪
淵儒學副提舉皆不就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宋司徒兼侍中魏

忠獻王璘其八世祖高祖左司郎中膺胄庵從南

渡家子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

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若生

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

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儒先性理之說尤

其闡域其爲文辭博達儔儔變化不測自成一

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之屢至無所容延祐

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爲請性語之曰今之

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

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

餘蘊矣顧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

末事豈有他法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

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

亦未始不合其繩尺也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

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性出無與焉僕

紳所過莫不意存行有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穉厮

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爲教官謝

曰幸有先王之弊可庇風雨薄曰可具饘粥讀書
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
愈自銘焉然未嘗忘情於斯世郡之良二千石政事
有所未達無往咨訪性從容閑導洞中肯綮裨益者
六書中趙世延以姓名上聞後十年門人李齊為
其行義而性已卒矣年七十有孟月魯不花嘗學於性言性法
當得謚朝廷賜謚莊節先生其所著有禮記說四卷
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當
性時慶元有程端禮端學兄弟者端禮字敬叔幼
悟純篤十五歲能誦六經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皆尊尚陸九淵氏之學而朱熹氏學不行於慶元端
禮獨從史蒙卿游以傳朱氏明體適用之指學者及門甚衆所著有讀書工程國子監以頒示郡邑校官
為學者式仕為衢州路儒學教授卒年七十五端學字時叔通春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授僊居縣丞尋
改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咸嚴憚之遷太常博士命未下而卒後以子孫貴贈禮部尚
書所著有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春秋或問十卷

吳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自龔鼎知學即善記覽
工詞章才思涌溢發為歌詩清麗俊逸弱冠因讀宋
儒真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為己之學刮摩淬礪
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和之說質于同郡許謙謙復
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大抵
務在發揮義理而以闢異端為先務登至治元年進
士第授高郵縣丞明達文法吏不敢欺再調寧國路
錄事會歲大旱飢民仰食于官者三十三萬口師道
勸大家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賑飢民又言一部
使者轉開於朝得粟四萬石鈔三萬八千四百一部
之三十餘萬人賴以存活遷一州建德縣尹郡學有
田七百畝為豪民所占郡下其
之即為按其圖籍悉以歸於學
尤重民以為病即為極言于所
丞呂思誠侍御史孔思立列薦
陞博士其為教一本朱熹之旨
館諸生人人自以為得師一內
禮部郎中致仕終于家所著有
傳附辨戰國策校註敬鄉錄及
郡文有王餘慶字叔善仕為江南
行臺監察御史亦

以儒學名重當世云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藥算數之學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之曰牆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為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除東南學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文圭為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於地理考覈甚詳凡天一郡縣沿革人物之盛衰能默記如指諸掌先屬一日語門人

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燹於五代建炎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冢墓盡廢人乃服其先知有牆東類彙二十卷文圭同里有梁益者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博洽經史而工於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既卒則以西稱學術醇正為世師表者惟益而已益所著書有三山彙詩緒餘史傳姓氏纂又有詩傳旁通發揮朱熹氏之學為精年五十六卒

周仁榮字本心台

州臨海人父敬初宋太學生初金

華王柏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
楊三陳天瑞率共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
受性理之旨敬孫嘗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
仁榮承其家學又師王天瑞治且禮春秋而工爲文
童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山在處州萬山中人
鮮知亭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爲變後辟江州行
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
子博士遷翰林脩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
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弟
多爲名人而泰不華實爲進士一其弟仔肩字
道以春秋登延祐五年進士第終奉議大夫
總管府判官與其兄俱以文學名仁榮同郡有孟嘉
恂者字長文苗巖人與仁榮同師事楊王陳天瑞
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游從者皆服
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設
策禦寇抹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
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朝廷賜諡號曰康靖先生所
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辭及筆
海彙錄五十卷

陳旅字衆仲興化莆田人先世素以儒學爲族初孤

寶稟穎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撫而教之旅得
所依不以生業爲務惟篤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稍
長負笈至溫陵從鄉先生傳古直落聲名曰者用薦
者爲閩海儒學官適御史中丞馬雍古祖常使泉南
一見奇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爲留滯于此因相
勉遊京師既至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爲文慨
然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
中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爲多與
常交口游譽於諸公間咸以爲旅博學多聞宜居
中書平章政事趙出延又力薦之除國子
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去請于朝再任
統二年出爲江淞儒學副提舉至元四年入爲
翰林文字至正元年遷國子監丞階文林郎又一年
卒年五十有六旅於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
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不徒
以徇世好而已有文集十四卷旅平生於師友之義
尤篤每感虞集爲知己其在淞江時集歸田已數載
歲且大比請于行省叅知政事李本魯親奉書幣
請集主文鄉闈欲爲問候計乃衝冒炎暑千里訪集
于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慘

然若將未訣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平
也一日旁旅舉杯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
旅也但不得見爾既而聞旅卒集深悼之同
文陳繹曾者皆名士文字以文徽州人仕至
外郎作文明潔而精深集亦多稱之繹曾字
州人為入雖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註疏多
文辭汪洋浩博其氣燁如也官至國子助教
二人皆與旅相伯仲云

李孝光字季和溫州樂清人少博學篤志
為蕩山五峯下四方之士遠來就學者名譽日
華以師事之南行臺監察御史闔辭屢薦居館閣至

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召與完者圖執
禮哈琅董立同應詔赴京師見帝于宣文閣進孝經
圖說帝大悅賜上尊明年陞文林郎秘書監丞卒于
官年五十三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
人而不趨世尚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
十卷

宇文公諒字子貞其先成都人父撻祖徙吳興今為
吳興人公諒通經史百氏言弱冠有操行嘉興富民
延為子弟師夜將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

諒厲聲叱去之翌日即以他事辭歸終不告以其故
至順四年登進士第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丁內
艱改同知餘姚州事夏不雨公諒出禱輒應歲以有
年民頌之以爲別駕兩攝會稽縣申明冤滯所活者
衆省檄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後必貽
患請一槩免科省臣從之遷高郵府推官未幾除國
子助教日與諸生辯析諸經六館之士資其陶甄者
往往出爲名臣調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脩官以病得告後召爲國子監丞除江淅儒學
提舉改食嶺南廉訪司事以疾請老公諒平居雖暗
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書有
所爲莫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
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所著述有折桂集觀光集辟
水集以齋詩藁玉堂漫藁越中行藁凡若干卷門人
私謚曰純節先生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刺魯氏繇軍籍蒙古萬戶
府世居開州濮陽縣伯顏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
或六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蚤
喪父其兄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
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

生可比因命以顏爲氏且名而字之焉父之坦辭曰
余不能爲爾師羣經有朱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
伯顏自弱冠即以斯文爲己任其於大經大法粲然
有覩而心所自得每出於言意之表鄉之學者來相
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惑於是中原之士聞而從游
者日益衆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
預脩金史既畢辭歸已而復起爲江西廉訪僉事數
月以病免及還四方之來學者至千餘人蓋其爲學
專重講解而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而必期
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爲伯顏氏學者至於
異端之徒亦往往棄其學而學焉十八年河南賊蔓
延河北伯顏言於省臣將結其鄉民爲什伍以自保
而賊兵大至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
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士生劫之以見賊將誘
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
十有四旣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
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土而掩之
有司上其事贈奉議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謚文節
太常謚議曰以城守論之伯顏無城守之責而死可
與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風紀論之伯顏無在官之責

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桓並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
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爲確論
伯顏平生修輯六經多所著述皆燬于兵

瞻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國旣內附大父魯坤乃
東遷豐州太宗時以材授真定濟南等路監推課稅
使因家真定父幹直始從儒先生問學輕財重義不
于仕進瞻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比弱冠以
所業就正于翰林學士承旨王思廉之門由是博極
羣籍汪洋茂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故其年雖少
已爲鄉邦所推重延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
試者瞻思笑而不應旣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
承旨劉賡叅知政事王士熙交章論薦之泰定三年
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于龍虎臺恭遇優渥時倒
刺沙柄國西域人多附焉瞻思獨不往見倒刺沙屢
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天曆三年召入爲應奉
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
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詔預脩經世大典以
論議不合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論留之瞻
思堅以勞老辭遂賜幣遣之後命焦傳旨曰卿且莫
還行召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丁內艱不赴後

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詔上封事十條曰
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勲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
舉罷數軍一刑章實禁網時姦臣變亂成憲帝方虛
己以聽瞻思所言皆一時羣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
趙承慶見之嘆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咸里有執
政陝西行省者恣爲非道瞻思發其罪而按之輒棄
職夜遁會有詔勿遽問然猶杖其私人及分巡雲南
按省臣之不法者其人即解印以去遠藩爲之震
漢流民聚居宋之紹熙府故地至數千戶私開墾
釋其黨復上言紹熙土饒利厚流戶日增若以其人
散還本籍恐爲邊患宜設官府以撫定之詔即其地
置紹熙宣撫司三年除僉掾西肅政廉訪司事即按
問都轉運鹽使海道都萬戶行宣政院等官贓罪濫
右郡縣無敢爲貪墨者復以掾右諸僧寺私蔽猾民
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瀆常倫隱徭役使民
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爲數已二千七百乃建議請
勤歸本族俾供王賦庶以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即
以爲令四年改僉掾東肅政廉訪司事以病免歸瞻
思歷官臺憲所至以理冤澤物爲已任平反大辟之

獄先後甚衆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私恩嘗與五府
官決獄咸寧有婦宋娥者與隣人通隣人謂娥曰我
將殺而夫娥曰張子文行且殺之明日夫果死跡盜
數日娥始以張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爲非共殺且
旣經赦宥宜釋之瞻思曰張子文以爲娥固許之矣
且娥夫死及旬乃始言之是娥與張同謀度不能終
隱故發之也豈赦可釋哉樞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陰
德也御史勿執常法瞻思曰是謂故出人罪非平反
也且公欲種陰德於生者柰死者何乃獨上議刑部
卒正娥罪其審刑當罪多類此至正四年除江東肅
政廉訪副使十年召爲祕書少監議治河事皆辭疾
不赴十一年卒于家年七十有四二十五年皇太子
撫軍興寧承制封拜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謚曰文孝瞻思邃於經而易學
尤深至於天文地理鍾律算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
皆究極之家貧饘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
所著述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
莊精詣鎮陽風土記續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
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記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
訣及文集三十卷藏于家

傳卷第七十八

元史一百九十一

翰林學士知制誥修國史東漢翰林侍制承直郎同知制誥
王鼎

良吏

自古國家上有寬厚之君然後爲政者得以盡其愛民之術而良吏興焉夫固有曰漢興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踈闊以寬宥得清靜爲天下先故文景以後循吏輩出其言蓋識古時之治體矣元初風氣質實與漢初相似世祖始立谷道勸農使又用五事課守

令以勸農繫其銜故當是時良吏班班可見亦寬厚之効也然自中世以後循良之政史氏缺於記載今據其事蹟之可取者作良吏傳

譚澄字彥清德興懷來人父資榮金末爲交城令國兵下河朔乃以縣來附賜金符爲元帥左都監仍兼交城令未幾賜虎符行元帥府事從攻汴有功年四十移病舉第資用自代資用卒澄襲職澄幼穎敏爲交城令時年十九有文谷水分漑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而堰之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水均其利於民豪民有持吏短長爲奸者察得其主名

皆以法治之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爲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爲免其逋其私負者年雖多息取倍而止亡民能歸者復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其民澄盡削交城之土著者賦以時集甲寅世祖還自大理還進見留藩府凡遣使必以澄偕而以其弟山代爲之城令時世祖以皇弟開藩京兆總天下兵歲丁巳有間之者憲宗疑之遂解兵柄遣阿藍答兒往京兆大集官吏置計局百四十二條以考覈之罪者甚衆世祖每遣左丞

元史新編卷之二十一
二
濶濶與澄周旋其間以彌縫其缺及親入朝事乃釋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懷孟路總管俄賜金符換金
虎符歲旱令民鑿唐溫渠引沁水以溉田民用不饑
教之種植地無遺利至元二年遷河南路總管改平
灤路總管七年入爲司農少卿俄出爲京兆總管居
一年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建言不孝有三無
後爲大宜令民年四十無子聽取妾以爲宗祀計朝
廷從之遂著爲令四川僉省嚴忠範守成都爲宋將
咎萬壽所敗退保子城世祖命澄代之至則並暴
修焚室賑饑貧集逋亡民心稍安會西南夷羅羅

內而帝以撫新國宜擇文武全才遂以澄爲副都元
帥同知宣慰使司事比至以疾卒年五十八世祖嘗
與太保劉秉忠論一時牧守秉忠曰若刑之張耕懷
之譚澄何憂不治哉將顯宣撫大名嘗爲諸路總管
求虎符宣麻澄至中書辭曰皇上不識譚澄耶乃爲
顯所舉中書特爲去之其介如此子克膺歷湖北河
南陝西三道提刑按察使

許維禎字周卿遂州人至元十五年爲淮安總管府
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爲害維禎密禱于
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並禱禱而雨蝗

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于

禎曰冬無雪民多疾

奈何維禎曰吾嘗為爾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聞其

事方欲用之而卒年四十四子廣

許揖字公度為原州人幼從元裕學年十五以儒

生中詞賦選河東宣撫司又舉賢良方正孝廉揖

至京師平章王文統命為中書省掾以不任簿書辭

改知印丞相安童左丞許衡深器重之一日從省臣

立殿下世祖見其美髯魁偉問曰汝秀才耶揖頓首

曰臣學秀才耳未敢自謂秀才也帝喜其對授中書

省參議通判管勾無承教司事

為勸農副使時商賈為安西王相遇於途揖因言京

廷之西荒野數千頃宋金皆嘗置屯如募民立屯田

歲可得穀給王府之需擬以其言入奏從之三年屯

成果獲其利尋佩金符為陝西道勸農使至元十二

年宋平帝命平章廉希憲行中書於荆南府以揖為

左右司員外郎荆南父老與金帛求見揖曰彼等已

為大元民矣今置吏以撫字輩奚用金帛以求見

明年擢嶺北湖南提刑按察使武岡富民有毆死

出征軍人者陰以家財之半其佃者代已款伏其

審得其情釋佃者繫富民入其明改江西道提刑

按察副使行省命招討郭昂

叛賊董旗兵士俘掠

甚衆緝詢究得良民六百口

還鄉里二十三年授

中議大夫徽州總管桑哥立

書會計天下錢糧叅

知政事所都戶部尚書王巨

倚勢刻剝遣吏徵徵

州民鈔多輸二千定巨濟怒

少欲更益千定緝詣

巨濟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

欲其死雖萬定可徵

也巨濟怒解徽州賴以免緝

滿去徵之續漢歛縣

民柯三八汪千上等

險爲寇行省右丞

化以兵捕之

諭之三八等曰但得

許總管來我等皆降矣行省爲驛召緝至今

單騎趨賊壘衆見緝來皆拜曰我公既來請署

以付我緝曰教化請退軍一舍聽其來降不聽會以

衆政高興代教化緝復以前言告之興從其計賊衆

降二十四年授太中大夫東平總管謝事二年卒壽

七十十一子餘慶重慶崇慶餘失其名

田滋字榮甫開封人至元二年由汴梁路總管府知

事入爲御史臺掾十二年拜監察御史十三年宋平

滋建言江南新附民情未安加以官吏侵漁宜立行

御史臺以鎮之詔從其言遂起拜行御史臺侍御史

歷兩淮鹽運使河南路總管大德二年遷浙西廉訪

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贓獄成茲害之但說首立而不語茲以為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或坐事有冤狀願神相茲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三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爐中得其遺葉今歲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張或得釋十年改濟南路總管尋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時陝西不雨三年道過西嶽因禱曰茲奉命來參省事而安西不雨者三年民饑而死茲將何歸願神降甘澤以福黎庶到官果大雨茲即開金匱以五千餘石給小民之無種者俾來歲收成以償官民大悅未幾以疾卒于任贈通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追封開封郡公諡莊肅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父世昌仕金為河南孔目官憲宗南征率眾款附授鎮撫統民兵二千戶陞真定路管民萬戶憲宗六年籍河北民徙河南若三千餘人俾專領之遂來汴天璋幼穎悟長負直氣讀書史識成敗大體至元中為南京府史時河北饑民數萬人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衆洶洶不肯還天璋慮其生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國寶從之

遂以無事河南按察副使程思廉察其賢辟爲憲史
聲聞益著後爲中臺掾有侍御史倚勢貪財御史
其賊天璋主文牘未及奏顧爲所譖俱拘內廷御史
對食悲哽天璋問故御史曰吾老唯一女心憐之聞
吾繫不食數日矣是以悲耳天璋曰死職義也奈何
爲兒女子泣耶御史慙謝俄見原免丞相順德王當
國擢掾中書爲提控事有可否必力辯他相怒天璋
言不置王竟從其議且曰掾能如是吾復何憂大德
四年爲工部主事蔚州有劉帥者豪奪民產吏不
大臣聞伯薦攝都事贊其府引見賜錦衣鞍轡已
乃後以扈從勞加奉訓大夫賜侍燕服二襲秩滿當
代補密臣奏留之特以其代爲增負武宗時遷宗正
府郎中尚書省立遷刑部郎中適盜賊充斥時議犯
者并家屬咸服青衣中以別民伍天璋曰赭衣塞路
秦弊也尚足法耶相悟而止有告諸侯王謀不軌者
勅天璋訊正之嘗贊優渥尚書省臣得罪仁宗召天
璋入見時與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顯卜天璋
也因問今何官天璋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
所薦者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以謝仲和

爲尚書卿爲郎中
平書刑部印章付
衣三襲後被命治
得其情天璋承命
府邵農興學復河
不通天璋擄百數
廉訪副使到任閱
璋既至聽民自實
臣董田事妄作威
臣衡之將中以危
法求其罪無所得
縣以饑

即發廩賑之僚佐
得請而後賑民且
諸君也竟發藏以
若此火延饒之東
山有虎爲暴天璋
聞陞廣東廉訪使
累政以賂置不問
水天璋至始有冰
天曆二年蜀兵起
公老必不行矣天
璋曰國步方艱吾
年八十恒懼弗

覆死所耳敢避雖乎遂行至則厲風絕清吏治州郡
肅然是時穀價踊湧乃下令勿損穀價聽民自便於
是舟車爭集米價頓減復止憲司贓罰庫給錢不論
于臺留用賑饑御史至民遮道稱頌會詔三品官言
時政得失因列上二十事凡萬餘言目之曰中興濟
治策皆中時病因目引去既歸汴以餘祿施其黨
家無甌噐天璋處之晏如也至順二年卒贈通議大
夫禮部尚書上柱國都尉河南郡侯諡正獻

傳卷七十八

卷第七十九

元史一百九十一

翰林學士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東漢翰林待制承旨高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官王禮等奉

勅

良吏二

耶律伯堅字壽之桓州人氣豪俠喜與名士游用薦
舉入官爲工部主事至元九年轉保定路清苑縣尹
初安肅州苦涸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司大司農司欲
奪水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果導
之則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爲災伯堅陳其
形勢圖其利害要人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

元史卷七十九

遂得已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豪據以爲磴民
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毀磴決其水而云之田許以溉
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磴仍以其事聞于省部著爲
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爲親王太官治供帳於縣西
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漁其
費不貲伯堅命築公館以代供帳其弊遂絕凡郡府
賦役於縣有重於他縣者輒曰寧得罪於上不可得
罪於下必詣府力爭之在清苑四年民親戴之如父
母比去而猶思之立石頌其德焉擢爲恩州同知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至元十二年河北河東

東盜賊充斥直聚其鄉黨族屬結壘自保世祖命大
將畧地晉城直以其衆歸之幕府承制署直潞州元
帥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直佩金符
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
親戚隣人之戶且約曰俟業主至當析而歸之逃民
聞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
者則出粟賑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贖之以兵死
而暴露者收而瘞之未幾澤爲樂土大修孔子廟割
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以招延四方
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

有二人在官二十年多有惠政朝廷特命提舉本州
學校宣示拜而卒

諸部刺平瑞之凱烈氏祖阿思蘭嘗從大將阿米伐
宋仕至美寧路達魯花赤子孫因其名蘭遂以蘭為
氏諸部刺通經史兼習諸國語成宗時為翰林院札
爾里赤職書制誥會有旨命書藩王添力聖旨諸部
刺曰此旨非惟有虧國體行且為民殃矣帝聞之謂
近臣曰小吏如此一難得也事乃止尋授應奉翰林
文學凡蒙古傳誦之所校正陞待制時方選守令除
遼州達魯花赤

順元年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同河南行省

恐流民入境為變檄守武關諸部刺驗其良民輒聽
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乎諸部刺曰吾防姦耳非
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耶既又煮粥以食之所活
數萬人又城臨漢水歲有水患為築堤城外遂以無
虞元統二年除益都路總管俗頗悍黠而諸部刺務
興學校以平易治之有上馬賊白晝劫人久不能捕
諸部刺生擒之其黨賂宣慰使羅鍋誣以狂黠縱其
賊已而賊劫河間復被獲乃盡輸其情而諸部刺之
誣始白俾再任一考觀其治益都其府屬病民

諸都刺裁抑之民以無擾至正六年卒年七十子慶
徹堅同知新喻州事以孝稱

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州人登延祐二年進士第
授贑州路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于河
流故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
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於疾癘火災
民十人號十虎干政害民悉捕寘之法乃創學舍
師儒勸民斥腴田以饒士弦誦之聲遂盛訓永新
判官奉郡府命覈民田租除刻宿弊奸欺不容
獄之不決者數十事陞撫州路總管府推官發植奸
伏郡無冤獄金溪縣民陶甲厚積而兇險嘗屢誣陷
其縣長吏罷去之由是官吏畏其人不致詰治陶遂
景橫於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
僧雲住發人家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
行急按之僧以賄動之不聽乃賂當道者以危語
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
轉湖州路歸安縣尹奉行省命理荒田租民無欺弊
景行所歷州縣皆有惠政所去民皆立石頌之以翰
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仕年七十四卒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至治二年登進士第授
承事郎同知黃巖州事三遷而知鉛山州鉛山素多
造偽鈔豪民吳友文爲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
行使交奸黠悍鷙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
十人爲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
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一人爲妾民罹其害銜冤不
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
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俾以
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三人并贓者乃鞠之文自至官爲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須臾

黨二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獄立具逮捕其
省丞相別兒怯不花薦諸朝陞南陽和府改建德路
同知俱未任至正八年特旨遷爲道州路總管行至
城外撞賊已追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使哈
刺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興祖
聞即夜詣說留之哈刺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
桐盾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肅入城視事即
以恩信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且取郡繕舊桐板爲
盾日中皆備哈刺帖木兒得鈔盾大喜遂留爲禦賊

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爲大軍且至中
夕遁去永明縣洞徑屢竊發爲民害興祖以手榜諭
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
旱蟲食麥苗興祖爲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
已而罷興作賑貧之輕徭薄斂郡中大治憲司考課
以道州爲最以年老致仕終于家

觀音奴字志能唐元人氏居新州登泰定四年進士
第由戶部主事再轉而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摘如
神民有銜冤不直立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

訴觀音奴立爲剖中

日悉清彰德富商任甲

陽驢斃令却乙剖之仕以怒毆却經宿而死却有妻
王氏妾孫氏孫訴于官官吏納任賄謂却非傷死反
抵孫罪置之獄王來訴冤觀音奴立破械出孫于獄
呼府胥語之曰吾爲文具香幣若爲吾以却事禱諸
城隍神令神顯其事乃以任所賂鈔陳首曰却實
奴嚴明且懼神顯其事乃以任所賂鈔陳首曰却實
傷死任賂上下吾亦得賂敢以首於是罪任
商而釋孫妾寧甲風嚙王乙田三頃不能
得值王以飢携其妻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
則田爲楊據矣王之官楊行賄僞作文憲曰王

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令王妻挽揚同就崔府君神祠
質之楊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免巫囑神勿泄其事
及王與楊詣祠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
詰問巫吐其實曰楊以羊酒免我囑神曰我實據王
田幸神勿泄也觀音奴因訊得其實坐楊罪歸其田
王氏責神而撤其祠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奴以事
至亳民以蝗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之
崇蝗不爲災後陞爲都水監官

周自強字剛善臨江路新喻州人好學能文練於吏
事以文法推擇爲吏泰定間廣西洞寇反自強往見
從首說以禍福中其要害徭酋立爲罷兵貢方物納
款請命事聞于朝特旨超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
事轉饒州路經歷遷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
性度寬厚不爲刻深民有以爭訟訴于庭者一見即
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
開譬之令其誦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
迷謬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
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強
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於是賦役
平均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黠吏欲以片

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改治大行聲譽籍甚部使者數以廉能舉于朝選授無州路金溪縣尹階奉議大夫政績愈著以亞中大天江州路總管致仕

白景亮字明甫南陽人明法律善書筭由征東行省譯史有勞超遷南恩知州陞沔陽府尹奏最于朝特授衢川路總管先是為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為則吏得並緣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也邑皆取以為法郡學之政久弛從祀諸賢無塑像諸生無廩饍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為備之儒風大振搢紳稱頌焉景亮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宮錦改授台州路總管卒于官

王良字止善紹興諸暨人尚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淮東廉訪司辟為書吏遷淮西會例革南士就為吏於兩淮部轉運鹽使司以歲月及格授廬州錄事判官淮東宣慰司辟為令吏以廉能稱再調峽州總管府知事又辟江湘行省掾史會朝廷

復立諸市舶司良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括克之弊中書省報如良言凡爲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縣尹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嘗言於行省未報而克敬爲轉運使集議欲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以爲有成籍不可改良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矣願重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爲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

五千六伯引尋有復浙前議者良欲辭職去丞相聞之亟遣留良而議遂定遷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缺之患良執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爲是紛紛也乃責運戶自載糧入運船運船爲風所敗者當覈實除其數移文往返連數歲不絕良取吏牘披閱即除其糧五萬二千八伯石鈔二百五十萬緡運戶乃免於破家遷江浙行省檢校官有詣中書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爲糧一百

七十餘萬石沙蕩爲鈔五百餘萬緡宜立官府糾察
收追之中書移行省議遣官驗視而松江獨當十九
民至松江條陳曲折以破其誑妄言其不過欲疎朝
廷之聽而報宿怨且冀創立衙門爲微名爵計耳冀
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國家培養根本之策哉具
言上事遂寢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
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初止八家前
後數十年株連至千家行省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
虛誑而有司喜功生事者復勒其民報合徵糧六伯
除石憲司援詔條革去終莫能止長到官首言是州

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有欺隱
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良言悉蠲之良在
任歲餘以中憲大夫准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卒年七
十一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登至正二年進士第十二年稍
遷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饑止橫歛均賦役減口
二百餘引蠲包銀權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乃
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書至攷文風翕然鄉邑仙
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還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
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某

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刃槩請縛其首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相枕藉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來襲永春琦聞召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爾衆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也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界賊邪且彼寇方將虜掠我妻子焚毀我室廬乃一邑深仇也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言其勿以爲憂因踴躍爭奮琦率以攻賊大破之

明日賊復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衄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時十六年改調寧德縣尹而去

鄒伯顏字從吉高唐人爲建寧崇安縣尹崇安之爲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以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都而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千大家之役故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顏曰貧

弱之受困一至此乎乃取其糧籍而分計從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以休息崇安賦役之均遂爲四方最邑有宋趙抃所鑿溝溉民田數千畝歲久溝湮而田廢伯顏修長溝十里繞楓樹陂累石以爲固溝悉復抃遺跡而田爲常稔民賴其利安慶路嘗得造僞鈔者遣卒械其囚至崇安求其黨而執之囚與卒結謀望風入良民家肆虐伯顏捕訊得其狀即執而歸諸安慶自是僞造之連逮無濫及崇安者於是行

省帥府御史憲府咸舉其能選調漳州路判官

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至正八年來爲雋輝路總管平徭役興教化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獨賊劫汲縣民張聚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于死所忽有村民阿達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命尉襲之果得賊于汴遂正其罪秋七月虫螟生民患之秉直禱于八蜡祠虫皆自死歲大饑人相食死者過半秉直出俸米倡富民分粟餒者食之病者與藥死者與棺以葬夫不雨禾且槁秉直詣城址太行

之蒼峪柙祠具詞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
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大至秩蒲以親老去官侍
養

許義大碭山人爲夏邑縣尹每親詣鄉社教民稼穡
見民勤謹者出已俸賞之怠惰者罰之三年之間境
內豐足後爲封丘縣尹值至正四年大饑盜賊羣起
抵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
之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丘縣小民貧皆已驚惶
逃竄幸無入吾境也言辭愿款賊遂他往封丘之民

傳卷第七十九

列傳卷第八十

元史一百六十八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無國史院編修官王禕
勅修

忠義

李伯溫守賢之孫毅之子也長兄惟則懷遠大將軍
平陽征行萬戶次伯通歲甲戌錦州張致叛國王木
華黎命擊之八戰城北伯通死焉伯溫行平陽元帥
府事鎮青龍至專任東征知平陽已陷弟守忠被執
選驍勇拒守久之金人盡銳來攻守卒夜多遁去李
成開水門導之入伯溫登堞樓謂左右曰吾兄弟伏

節擁麾受方面之寄今不幸失利當以死報國吾弟
已被執我不言再辱汝等宜自逃生士卒皆猶豫不
忍去伯溫即反劍殺家屬投井中以刃植柱刺心而
死金人登樓曰伯溫抱柱如生無不嗟歎子守正自
幼時嘗質於太華黎後爲平陽守活俘虜甚衆以功
授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歲庚寅上
黨晉陽合兵攻汾州將陷守正以義赴援衆寡不敵別
遣老弱百人曳薪揚塵多張旗幟敵懼遂解去汾人
持牛酒迎犒守正道不絕且泣謝曰幸公完是州德甚
大願奉是州以從關中兵屯吉州首領楊鐵槍以數千
人叛守正出兵擒之軒成據隰州守正復來
傷足及歸瘡甚會金人完顏合達攻平陽守正
戰歿大帥以其兄守忠代之守忠官至銀青榮祿大
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兼知平陽府事壬午冬平
陽公胡景山以青龍堡降嘗從攻益都北還軍將彭
智孫乘間據武州叛守忠聞之長驅抵城下力戰復
之丁亥夏四月金紇石烈真襲擊平陽行營招討使
權國王按察元於洪洞守忠出援之會於高梁師潰
入城平陽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以納金兵城遂
陷金人執守忠心至汴誘以高爵使降守忠罵之語惡

金人怒置守志鐵籠中火炙死

石珪泰安新泰人宋祖徠先生守道之高孫也世以讀書力田爲業體貌魁偉臂力過人側儻不羈金貞祐南渡兵戍四起珪率少壯負險自保與滕陽陳敬宗聚兵山東破張都統李霸至兵於龜蒙山宋將鄭元龍以兵迎敵珪敗之於亳陽遂乘勝引兵入盱眙會宋賈涉誘殺連水忠義軍統轄李先人情不安衆迎珪爲帥呼爲太尉歲戊寅太祖使葛葛不罕與宋議和己卯珪令麾下劉順直抵尋斯干城入覲太祖慰勞順且敕建曰如宋和議不成吾與爾永結一

吾必榮汝順還告珪珪心感服日夜思降庚辰宋果渝盟珪棄其妻孔氏子金山杖劒渡淮宋將追之曰太尉廻完汝妻子珪不顧宋將沉珪妻子於淮遂率順及李溫因李里海歸木華黎木華黎悅之謂曰若得東平南京授汝判之辛巳木華黎承制授珪光祿大夫濟兗單三州兵馬都總管山東路行元帥佩金虎符便宜從事後金棄東平珪與嚴實分據收輯濟兗沂滕單諸州癸未太祖詔曰石珪棄妻子提兵歸順戰勝攻取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東平兵馬都總管山東諸路都元帥餘如故秋七月珪領兵破曹州與

金將鄭從宜連戰數晝夜糧絕援兵不至軍無叛意
珪臨陣馬仆被擒囚至汴金主壯其為人誘以名爵
欲使揖珪憤然曰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祿復能受封
他國耶假我一朝當縛爾以獻金主大怒蒸殺于市
珪怡然就死色不變其麾下立社宛州祀焉

攸哈剌拔都渤海人初名興哥世農家善射以武斷
鄉井金末避地大寧國兵至出保高州富庶軍則獵
以食屢奪大營孳畜又射死其追者國王木華黎率
兵攻寨寨破奔朔州國兵圍城下令曰能斬敵首
首以降則城中居民皆獲生

吾寧忍斷汝首以獻汝其往降乎不然吾一城生靈
無噍類矣興哥乃折矢出降諸將怒欲殺之木華黎
曰壯士也留之爲吾用俾隸麾下從木華黎攻通州
獻計一夕造砲三十雲梯數十附城州將懼出寶貨
以降木華黎命興哥悉取之興哥獨取良馬三以賞
兵士木華黎以其功聞太祖賜名哈剌拔都從木華
黎略地燕南爲先鋒至大名金將徒單登城督戰哈
剌拔都射之中左目其部將開門南奔追殺將盡論
功賜金符充隨營監察戊寅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
軍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鎮太原時太原新破哈剌

拔都修城池繕兵甲切要降屬邑市肆不改遠近聞之皆相率來歸嘗微服夜出聞民間語曰吾屬父母子女相失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以爲贖奈何明日下令軍中凡俘獲有親者聽贖無貲者官爲贖之民得完聚者衆庚辰二月金梁知府立西風寨奪居民耕牛民群訴之哈剌拔都領數騎追殺梁知府梟首西門驅耕牛還木華黎由葭州渡河西行哈剌拔都迎之道破隰州及懸窰地洞諸寨辛巳三月金兵攻壽陽縣王胡莊垂破時左右裨將各分兵守險城中見卒不滿百哈剌拔都夜半引甲騎十餘人救之

追三交見金兵舉烽東西兩山哈剌拔都趨之大戰天將明金兵遁去擣太原之虛由西門俘獲哈剌拔都家屬哈剌拔都聞之徑趨西山復奪以還五月金趙權府率兵三萬圍太原哈剌拔都將騎三十出西門令騎曳柴揚塵聲言曰國兵三萬至矣金兵懼潰去癸未金馬武京來攻太谷縣桑梓寨哈剌拔都設伏于險將輕騎衝其陣伏發大敗之時太原諸邑皆平唯石家昂及于孟州陵井秦忻州清泉寨爲屠齒皆未下甲申十月將兵至陵井遣卒叩寨門詐曰納糧芻守者弗悟門啓徑入蹂踐之衆潰其酋長走石家

昂遂平陵井寨乙酉二月清泉寨酋長王殷降石家
昂亦降丁亥五月姦人夜獻太原東門于武仙仙引
兵入哈剌拔都廩戰仙兵大至諸將自城外呼曰攸
哈剌拔都汝當出哈剌拔都曰真定史天倪平陽李
守忠隰州田雄皆失守矣我又棄太原將何面目見
主上及國王乎家屬任公等所俘哈剌拔都誓與城
同存亡遂歿于陣太祖以其子幼命其表弟王七十
復立太原己丑攻鳳翔府中砲死哈剌拔都長子忙
兀台嗣鎮太原

任志潞州人歲戊寅太師國王木華黎略地至潞州
志首迎降國王授以虎符俾充元帥收輯山寨數興
金兵戰比有功金嘗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
爾子得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爲大朝之帥豈愛一子
親射其子殪之木華黎嘗召諸將議事志亦預微道
經武安其縣已反爲金志死之國王聞之令其子存
襲庚寅歲金將武仙攻潞州存戰死辛卯正月有旨
潞州元帥任存妻孥家屬令有司廩給仍賜第以居
之十一月以存父子死事子立尚幼先官其姪成爲
潞州長官待立長而還授之成卒授立潞州長官佩
金符後歷澤州尹遷陳州卒

耶律忒末契丹人父丑哥仕遼爲都統遼亡不屈節
夫婦俱死焉金主憫其忠義授忒末都統歲甲戌國
兵至金徙于汴忒末及子天祐率衆三萬內附授帥
府監軍天祐招討使從元帥史天倪畧趙州平棘樂
城元氏栢鄉贊皇臨城等縣籍其民五千餘置吏安
輯焉歲辛巳太師木華黎統領諸道兵馬承制加忒
末洛州等路征行元帥與天祐略邢洛磁相懷孟招
花馬劉元帥有功木華黎又承制授忒末真定路安
撫使洛州元帥進兵臨澤潞降其民六千餘戶以功
遷河北西路安撫使兼澤潞元帥府事壬午致仕退

天祐襲職從天倪攻取益都諸城略滄棣得
戶七千兼滄棣州達魯花赤佩金符時金鹽山衛鎮
鹽場未下天祐以計克之歲運鹽四千席以佐軍儲
甲申攻大名拔之乙酉金降將武仙據真定以叛殺
守將史天倪志末父子夜踰城而出將以聞會天倪
弟天澤還自北京遇諸蒲城合蒙古諸軍南與賊戰
武仙復真定朝廷以天澤襲兄爵而以天祐襲趙
州明年仙復犯真定天澤潛師出藁城忒末與其妻
石抹氏及家孥在真定者皆陷焉仙遣其僕劉攬兒
持言誘天祐曰汝能誅趙州官吏以降當活汝父母

以應王頭提兵往討之未得命爲彼所襲死焉脫鐵木克虜其二子八剌不蘭奚分置左右居歲餘待之頗厚八剌陰結脫鐵木克近侍也里伯禿謀報父仇後爲也伯里禿家人泄其謀八剌知事不成將家族南奔脫鐵木克追之至一河八剌馬驚不能疾回拒之射中數人力窮兄弟就擒脫鐵木克責之曰我待汝厚甚而汝反爲此耶八剌曰汝背叛君父甚我父掠我親屬我誓欲殺汝以報君父之讎今汝射我從汝所爲這令跪不屈以鐵搗碎其膝終不跪與不蘭奚同被害幼子何都兀赤官至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

合剌普華岳璘帖木爾子也幼侍母與敦氏居益都嘗歎曰幼而不學有不隨吾宗者乎父時以斷事官遷牙保定合剌普華往白其志父奇之俾習畏兀言及經史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壇畔其母携季子脫普華就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繼從從叔父撒吉思平賊山東卒奉其母以歸撒吉思深加器重自謂其才不及言於世祖居給宿衛嘗以事至益都於四鄰山下置廣興高山二冶以勞授金符爲商賈鑑治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讓其弟時泰南伐覬

運使與破選爲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人從事
事既就江南平上疏言親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
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
定百官之法通泉幣卻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在
南新附宜招舊帥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民
不然恐向領寶財之虞帝多采其言屬漕米三十
萬縣邦溝達于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部斛
虧三升時阿合馬專政責賞舟人合刺普華伏聞此
言量之跼贏出於元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所及
以雖聲其家不足以償苟朝廷必不任虧損臣聞

其事詔勿治阿合馬憤之乃出合刺普華爲盜海路達
魯花赤後遷江南宣慰使未至官改廣東都轉運鹽
使兼領諸番市舶時盜梗鹽法陳良臣爲東莞香山
惠州負販之徒萬人爲亂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谷
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賊告躬抵賊巢招誘
餘黨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除其害按察使
脫歡大爲姦利遂奏罷之群盜歐南喜偕王璽爲署
丞相詔討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
策三十餘條遂與都元帥課兒伯海牙宣慰都元帥
白佐萬戶王守信等分兵搤之未幾右丞唆都督兵

古城交趾屬護餉道北至東莞博羅二界亭遇劉
等橫絕石灣其鋒銳甚合刺普華身先士卒
行矢竭焉創徒步格鬪殺數千人勇氣益厲
以寒寒敵敵欲奉之爲主不屬遂遇害于
中心爾是少其妻希君特勒氏夢其來告曰吾死矣
知事張德劉國亦夢之二人相繼死而軍中往往見
其乘驢督戰云後贈工部尚書守忠全節臣謚忠
愍子二人撰文質越倫質撰文質官至吉安路達魯
花赤贈工部尚書追封雲中郡侯謚忠襄子
六人撰文質直堅禦折工部尚書追封雲中郡侯謚忠襄子
世科之盛當時所希有君子蓋以爲其忠義之報云
劉天孚字裕民大名入由中書譯史爲東平總管府
判官改都漕運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許州所至有治
績時檢核屯田臨穎鄧艾口民種田三百頃有欲害
之者指爲古屯陳于中書請復築之中書下天孚按
實天孚爲辨其非章數上乃止襄城與葉縣接壤其
南爲湛河襄城民食澮鹽葉縣民食解鹽刻石河南
岸以爲界葉縣令有貪污者妄徙石於北二里誣其

民食私鹽繫治百餘家兩縣辦禁縣倚陝漕勢以
凌襄城中書遣官察其實天孚爲考其元界移石故
處而葉縣令被罪去歲大旱天孚禱即雨野有蝗天
孚令民出捕俄群鳥來啄蝗爲盡明年麥熟時有青
蟲如蠶食麥人無可奈何忽生大華蟲盡嚼之許人
立碑頌焉轉萬億寶源庫同提舉遷江西行省左右
司郎中以母老不赴俄丁母憂服除起知河中府視
事始兩月陝西行省丞相阿思罕爲亂舉兵至河中
時事起不虞達魯花赤朵兒只趨晉寧告亂天孚曰
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令河東縣達魯花赤

脫因都守大慶關津口盡收船舶東岸令判官孫伯
帖木兒守汾陰推官程謙守禹門河東縣尹王文義
守風陵等渡阿思罕軍列柵河西岸使來索宛天孚
度不能拒凡八遣人至晉寧乞援兵不報居七日阿
思罕縛棹河上欲縱火屠城同知府事鐵哥與河東
廉訪副使明安答見事急且患城中人偏乃詣阿思
罕軍阿思罕囚之而斂船濟兵兵既入城阿思罕以
扼河渡鎖舟楫爲天孚罪欲脅使附己方坐府治號
令諸軍天孚佩刀直前衆遏之不得進退謂幕僚王
從善等曰吾家本微賤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

吾何忍從之而負上恩哉且與其辱於阿思罕之手
吾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天寒河水方堅天孚拔
所佩刀斫冰開北望爲國語若祝謝者再拜已脫衣
帽岸潞乃投水中阿思罕大怒籍其家郡人咸哀痛
之事平詔其弟天惠給驛以歸其柩葬于大名贈推
誠秉節功臣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彭
城郡侯謚忠毅

蕭景茂澤州龍溪人也性剛直孝友家貧力農重改
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與兄
佑集鄉丁拒之據觀音山橋險與賊戰衆敗景茂被
使從已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爲大元民死作
滿洲鬼豈從汝爲逆耶隔洲其所居里也賊怒縛景
茂於樹齧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遂以刀決其
口至耳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有司上其事朝廷命
褒表之仍給錢以葬

傳卷第八十一

元史一百九十四

翰林學士中書平章制誥張國璽

張國璽制誥國璽總管王禕等奉

穆

忠義二

張桓字彥威真定藁城人父木知汝寧府因家焉桓以國子生釋褐授滑之白馬丞入補中書掾擢國子典簿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未幾汝寧盜起桓避一確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孫請為帥弗聽囚六日擁至渠魁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遂順其徒梓桓起跪相仰天大呼言此彌厲且屢

唾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
頓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遂自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
賊知終不可屈遂刺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
史真鐵漢害之可惜事聞贈禮部尚書謚忠潔

李黼字子威潁人也工部尚書守中之子守中性不
急遇諸子極嚴每一飲酒輒半月醉不解黼百計承
順求寧親心終不可得跪而自訟往往連旦無幾微
厭怠之意初補國學生泰定四年遂以明經冠多士
授翰林修撰明年代祠西嶽省臣謂黼曰敕使每後
我今可易邪黼曰王人雖微春秋序於諸侯之上尊

君也奈何後乎省臣不敢對改河南行省檢校官遷
禮部主事拜監察御史首言禴祠烝嘗古今大祭今
太廟唯二祭而日享佛祠神御非禮也宜據經行之
成均教化之基不當隸集賢宜屬省臣兼領諸侯王
歲賜有定額分封易代之際陳請恩例世為臧厥無
成書可攷宜倣先代脩正玉牒皆不報轉江西行省
郎中入為國子監丞遷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官
數與勸講每以聖賢心法為帝言之俄中書命黼巡
視河渠黼上言曰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
地作堤今河底填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橫潰為災

宜按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江淮運初
當由此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亦不報并秘書太監
拜禮部侍郎奉旨詳定中外所上封事已而廷議內
外官通調授黼江州路總管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盜
起河南北據徐蔡南陷蘄黃焚掠數千里造無北岸
銳意南攻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西襟喉之地黼治城
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
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度幾大江之險賊不得
共之不報黼嘆曰吾不知死所矣乃獨椎牛饗士
忠義以作士氣數日之間紀綱粗立十二年正月
不期渡江陷武昌威順王及省臣相繼遁舳艫蔽江
而下江西大震賊乘勝破瑞昌右丞李羅帖木兒方
軍于江間之遁黼雖孤立辭氣愈奮厲時黃梅縣主
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大喜向天瀝酒與之誓
言始脫口賊將兵已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於險
塞處遇賊歸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
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
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橫屍蔽路殺獲二
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
我苟失脩禦吾屬無噍類矣乃以長木數千冒鐵椎

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椿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椿不得動進退無措黼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散走行省上黼功請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黼守孤城提孱旅斬馘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絕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張弩箭射之賊趨起未敢進轉攻東門黼救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背來刺黼墮馬黼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間黼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于東門外黼死踰月矣政之命始下年五十五黼兄冕居潁亦死于賊秉昭冕季子也事聞贈黼摠忠義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廩西郡公謚忠文詔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宮其子東方集賢待制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家甚貧客於江南工辭章元統元年進士第一歷僉河南淮西廉訪司事移知高郵

府有政聲至正十年盜突入府驛取十二馬去齊躬
追謝長等殺之十一年州人秦觀保造兵仗將圖劫
掠復獲而行誅十三年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爲
亂破泰州河南行省遣齊往招降被拘久之賊酋自
相殺始縱齊來歸泰州平賊徒尚蠱聚士誠復鼓譟
殺參知政事趙璉掠官庫民財走入得勝湖俄陷
化縣行省以左丞侯哲薦偕宗王鎮高郵使齊出守
甌社湖夏五月乙未數賊入城一譟呼而省憲官皆
遁齊急還救城賊已閉門拒我遂連興化接得勝
舟艦四塞蔓延入寶應縣已而有詔凡叛逆者赦之

詔至高郵不得入賊紿曰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
強齊往至則下齊獄中齊益辯說上誠本無降意特
遷延爲繕劄計耳官軍謀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
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爲賊屈士誠怒扼之跪
齊立而詬之乃曳倒搥碎其膝而問之論者謂大科
三魁若秦不華沒海上李黼隕九江洎齊之死皆不
負所學云

柏不華字君實隰州石樓人沉默有器局泰定初補
中端司譯史授海道副千戶轉嘉興路治中連拜南
臺正臺監察御史遷河西道廉訪僉事移淮東未幾

副使汝穎益發勢張甚不華行部至淮安極力爲
守禦計賊至多所斬獲且請知樞密院老童判官劉
甲守韓信城相犄角爲聲援復上章劾總兵及諸將
逗撓之罪朝廷錄其功陞廉訪使階中奉大夫甲有
智勇與賊戰輒勝賊憚之號曰劉鐵頭不華頗賴之
總兵者聞不華効已益恚嫉乃檄甲別將兵擊賊冀
以困不華甲去韓信城陷賊乃掘塹相銜捷水寨以
圖我既而天長青軍叛魯頤帖木爾所統黃軍復叛
賊皆挾之來攻不華知事危退入哈剌章營賊稍引
去乃出牧場村橋賊奄至殺廉訪副使不達失里突
其屍不華以餘兵入淮安時城之東西南三面皆賊
惟北門通沐陽阻赤鯉湖指揮使魏岳楊暹駐兵沐
陽淮安倚其芻餉而赤鯉湖爲賊據沐陽之路又絕
賊計孤城可取進撫南瑣橋不華與元帥張存義出
大西門會僉事忽都不花兵突賊柵殊死戰賊敗走
追北二十餘里城中食且絕元帥吳德秀運糧萬斛
入河竟爲賊所掠德秀僅以身免賊與青軍攻圍日
益急總兵者屯下邳相去五百里按兵不出凡遣使
十九輩告急皆不聽城中餓者仆道上即取突之一
切草木螺蛤魚蛙燕鳥及韃皮鞍韉革箱敗弓之箭

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穉更相食撤屋爲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爲賊所縛次子伴哥冒刃護之亦見殺時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也不華守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朝廷聞之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衛國公謚曰忠肅賜諡二百錠以卹其家

郭嘉字元禮濮陽人祖昂父惠俱以戰功顯嘉慷慨有大志始由國子生登泰定三年進士第授彰德府州判官累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除廣東道憲司都元帥府經歷未幾入爲京畿漕運使司副使尋拜監察御史會朝廷以海寇起欲於浙東溫台慶元等路立水軍萬戶鎮之衆論紛紛莫定擢嘉禮部員外郎乘驛至慶元與江浙行省會議可否嘉至首詢父老知其弗便請罷之會方擇守令綏靖遼東乃授嘉廣寧路總管兼諸奧魯勸農防禦屬盜起軍旅數興供餉無虛日民苦和糴轉輸而吏胥得因時爲奸嘉設法計其戶口第其甲乙民甚便之有詔團結義兵嘉招集民數千教以坐作進退萬千百夫各統以長號令齊一賞罰明信故東方諸郡饑饉之富甲

兵之精稱嘉爲最十八年寇陷上京嘉聞之躬率義
兵出禦既而遼陽陷嘉將衆巡邏去城十五里遇青
甯隊伍百餘人紿言官軍嘉疑其詐俄果脫青衣變
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兩隊而夾攻之生擒賊數百死
者無算嘉見賊勢日熾孤城無援乃集同官議攻守
之計衆皆失措嘉曰吾計決矣因竭家所有衣服財
物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宗有勲王室今
之盡忠吾分內事也况身守此土當生死以之餘不
足恤矣頃之賊至圍城亘數十里有大呼者曰遼陽
我得矣何不出降嘉挽弓射呼者中其左頰墮馬死

稍引退嘉遂開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事聞
贈崇化宣力效忠功臣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
省左丞上護軍封太原郡公謚忠烈
喜同周姓河西人初爲後宮衛士衆稱其才選充承
徽寺經歷再調南陽縣達魯花赤居二歲妖賊起陷
鄧州人情洶洶俄而賊鋒抵南陽南陽無城無兵賊
入之若虛邑喜同以計獲數賊詰之云賊將大至悉
斬之以安衆心晝夜督丁壯巡邏守備時大司農錢
木尔以兵駐于諸葛菴爲賊所襲死之賊遂棄銳取
南陽喜同守西門望見賊勢盛即以死自許與家人

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各逃生吾分死此以
報國也已而城中皆哭喜同策厲義兵奮力與賊搏
賊退去明日復至與戰甚力殺賊凡數百賊知無後
援戰愈急南陽遂陷喜同突圍將自拔賊橫刺其馬
馬蹶喜同鞭馬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俄而爲他賊所
追身被數創不能聞遂見執爲所殺妻邢氏聞喜同
力戰死帥家僮數人出走遇賊奪賊刀斫之且罵且
前亦見殺一家死者二十餘人贈南陽路判官時美
防錄事司達魯花赤塔不台字彥暉者元統元年進
士軍汝亳塔不台來供餉王嗜酒輕戰備一夕賊
劫王王卧未能起爲所執塔不台馳騎奪王亦爲賊
所得比明見賊酋王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猶
欲生乎賊復屈其拜塔不台拒而詬之且與縛者角
遂支解

韓因字可宗汴梁人少習舉子業負氣不群盜據汝
寧宮軍討之久不下會朝廷詔赦叛逆募可持詔入
賊者即借以官因應命乃借因以唐州判官使爲賊
渠恐其黨心搖導因止于外納詔不讀詰問再三因
荅以恩宥寬大禍福所係甚切不聽乃縱因歸衆因
出乘馬周賊屯大言曰汝輩好百姓何不出降歸田

里而甘從逆賊驅使耶衆愕始相顧或以告賊渠渠
追因責其所言因極口肆詈賊怒寸剖因
卞琛大名人世爲農夫早游學京師得補國子生既
而丁母憂治農于家至正十二年鄰郡盜起未幾來
剽掠琛與從子小十府史李仲亨等協謀統丁壯數
百人擊賊丁壯皆民兵無弓矢之備直以鉤鉏白銀
當賊賊矢雨集琛衆潰散被擒仲亨小十皆死賊素
知琛諭之曰汝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嘆曰我
國子生也視汝逆賊真狗彘也吾寧義死不從賊生
焉不止賊屢脅不聽殺之

喬彛字仲常晉寧人性高介有守一時名稱籍甚至
正十八年賊由絳州垣曲縣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
十二三彛整冠衣聚妻子家有大井彛坐井上令妻
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之彛既死賊首王士
誠使人即彛家邀致之至則彛已死矣賊平朝廷贈
彛臨汾縣尹賜謚純潔有張嵩起王佐者皆士人也
並以不屈賊而死嵩起字傳霖汾州人累舉不中嘗
用薦者徵爲國子助教居一歲免歸盜既去晉寧復
陷汾州嵩起與妻赴井死王佐字元輔晉寧人從父
居上都教授里巷不與時俯仰會賊至倉卒不能避

爲所獲欲降之佐傲岸自如詎賊不輟因見害又有
吳德新者字止善建昌人工醫留京師久之嘗往寧
夏會盜至德新見執脅使降德新厲聲曰我生爲皇
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從尔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
刃頸上迫其畏屈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陽欲擠
之德新偶得寬即自投井中仰罵賊賊下射矢貫其
頂罵益力賊怒以長槍刺之然亦壯其志憐其死曰
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

顏瑜字德潤兗州曲阜人充國復聖公五十七代孫
也以行誼用舉者爲鄒及陽曲兩縣教諭至正十

年田豐起山東瑜旁家走鄆城道遇賊以刃來脅瑜
曰尔何人瑜曰我東魯書生也賊執瑜曰尔書生吾
不尔殺可從我見主帥瑜罵曰尔賊何主帥邪賊怒
欲殺瑜瑜無懼色復使之寫旗瑜大詬曰尔大元百
姓天下亂慕尔爲兵而反爲叛逆我晚可斷豈能爲
尔寫旗然乎賊以槍刺瑜至死罵不絕口其妻子
皆爲所害又有曹彦可者亳州人會妖寇起里中多
田野無賴子目不知書者既破毫揭帛于竿皆羣趨
彦可家劫之使寫旗彦可力辭乃迫以刀斧彦可唾
之曰我儒者知有君父寧死耳豈爲汝寫旗者耶賊

怒遂見害年七十矣其家素貧又死於亂藁殯其尸
賊既定有司具以事聞中書爲給賞以葬賜謚節愍
王士元字亮佐恩州人泰定四年進士由棣州判官
累遷知磁州值軍興餽需索日繁民不堪命士元
心念其民少爲區畫至爲將士陵辱訶責弗避也改
知濬州州濱黃河嘗經盜賊城堞不完市井空荒士
元邑邑不得志而臨事未嘗易其素至正十七年賊
復迫濬州州兵悉潰散士元坐堂上顧其子致微使
避賊曰吾守臣居此職也若可逃生子侍立不忍去
賊前問曰不爲誰士元叱曰我王知州也強賊識我
否賊欲縛士元士元奮拳毆賊賊怒并其子殺之

楊樸字文素河南人早以文學得推擇爲吏仕至滁
州全椒縣尹滁界廬江廬江陷於寇滁人震動行省
參政也先總兵于滁不理軍事唯縱飲至暮城門不
鑰寇入縱火猶張燭揮杯急踰城出走樸度必死乃
盡殺其妻女朝服坐堂上盜欲降之樸指妻女示曰
我已歲我屬政欲死官守耳尚何云云乃連唾之賊
繫樸倒懸樹上而割其肉至盡猶大罵弗絕
趙璉字伯器宏偉之孫也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高
州判官再調汴梁路祥符縣尹入爲國子助教累遷

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除杭州路總管抗於東南爲劇郡地大民夥長吏多不稱其職璉爲人張教開敏精力絕人吏莫不服其明決而不敢欺新右京於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朝廷令行省石八部守集議便民之法璉獻議以屬縣坊正爲雇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咸以爲便有盜誘其同惡持刃出市斫人以索金市民乃戶歛以予之人無敢言者璉曰此不可長也遣卒掩捕之盡戮諸市踰年召拜吏部侍郎杭人思之刻其政績于碑歷中書左司郎中除禮部尚書尋遷戶部拜參議中書省事出爲山北漕

東道廉訪使是時河南兵起湖廣荆襄皆陷而兩淮亦騷動朝廷乃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璉參知政事璉方病水腫即興疾而行既至分省鎮淮安又移鎮真州會張士誠爲亂突起海濱陷泰州興化行省遣兵討之不克乃命高郵知府李齊往招諭之士誠因請降行省授以民職且乞從征討以自効遂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戈船趨濠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力疾捫佩刀上馬與賊鬪市衢賊圍璉邀至其舡璉詰之曰汝輩罪在不赦今既宥尔誅戮又錫

以名爵朝廷何負於汝乃既降復反邪汝棄信逆天
威不旋踵我執政大臣豈爲汝賊輩屈乎即馳騎奮
擊賊賊以槩撞墮地欲昇登其舟璉瞋目大罵遂
死之其僕楊兒以身蔽璉亦俱死及亂定州民收其
屍歸殯于真州事聞賜鈔三百錠仍官其子錡弟琬
字仲德仕至台州路總管至正二十七年方國瑛以
舟挾琬至黃巖琬潛登白龍輿舍於民家絕粒不食
人勸之食輒瞑目卻之七日而死

孫撫字自謙曹州人至正二年進士授濟寧路錄事
張士誠據高郵叛或謂其有降意朝廷擇烏馬兒爲

使招諭士誠而用撫爲輔行撫家居不知也中書借
撫集賢待制給驛就其家起之撫強行抵高郵士誠
不迓詔使撫等既入城反覆開諭士誠等皆竦然以
聽已而拘之他室或日一饋食或間日一饋食欲以
降撫撫唯詬斥而已乃令其黨撫撫肆其陵辱撫不
卹也及士誠徙平江撫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將撫
所授站馬劄子遣壯士浦西許誠赴鎮南王府約日
進兵復高郵謀泄執撫訊問撫罵聲不絕竟爲所害
後賊中見矢節者輒自相嗤曰此豈孫待制耶事聞
贈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曹南郡公謚

忠烈賜田三頃恤其家

石普字元周徐州人至正五年進士授國史院編修官改經正監經歷淮東西盜起朝廷方用兵普以將略稱同僉樞密院事董鑰嘗薦其材會丞相脫脫討徐州以普從行徐平錄功遷兵部主事尋陞樞密院都事從樞密院官守淮安時張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面陳破賊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卒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普請先驅爲天下忘義倡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而汝中福者

方用重陰沮之減其軍半初令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行次范水砦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下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城上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由是諸將疾普功水陸進兵乘勝拔十餘砦斬賊數百將抵高郵城分兵三隊一趨城東備水戰一爲奇兵虞後一普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躡之縱火燒開門賊思謀棄城走而援軍望之按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扞蒙古軍恒

怯即馳回普止之不可遂為賊所蹂踐率墜水中普
宣亂賊乘之普勒餘兵血戰良久仗劍大呼曰大丈夫
當為國死有不進前者斬奮擊直入賊陣中從者
僅三十人至日西援絕被創墮馬復步戰數合賊益
至賊指曰此必頭目不可使逸湏生致之普叱曰死
賊奴我即石都事何云頭目左脅為賊鎗所中猶手
握其鎗斫賊死賊衆攢鎗以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
俱死之

石字克明歸德人由儒學官累遷淮南行省照磨
會詔使往高郵不得達而還謬稱賊已迎拜但乞名

爵耳行省不虞其欺乃遣昭入高郵授所與士誠官
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昭語所從吏曰吾之止此有
死而已既而官軍逼高郵士誠授昭以兵使出拒官
軍昭叱曰吾奉命招諭汝汝拘留詔使罪不容斬又
欲吾從汝為賊耶大罵不絕口賊怒先剋其臂肉而
後磔之

楊乘字文載濱州渤海人至正初為介休縣尹民饑
散為盜乘立法招之使自新皆棄兵頓首願為良民
其後累官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坐海寇掠漕糧
舟免官寓居松江張士誠入平江其徒郭良弼董綬

言采于士誠士誠遣張經招乘乘曰良弼綬皆名臣
今已失節顧欲引我以濟其惡邪且讓經平日讀書
云何經俛首不能對乘曰與客痛飲竟日不言客問盍
行乎乘曰乘以一小吏致身顯官有死而已尚何行
之有經促其行愈急乘乃整衣冠自經死年六十四
納速刺丁字士瞻其父馬合木從征襄陽以勞擢濬
州達魯花赤因家大名納速刺丁起身鄉貢進士補
淮東廉訪司書吏丁母憂服闋補兩浙鹽運司掾復
辟掾淮東宣慰司至正十年賊發真州納速刺丁以
民兵在襲之獲賊四十二人已而泰州賊大起鎮南

王府宣慰司請叅議軍事納速刺丁建議築四城立
外寨捷堤穿河募兵與賊抗行省檄其提戰艦六十
海舟十四上下巡捕以固江面且護蒙古軍五百往
仁寧道遇賊斬擊二百餘級生獲十八人遂抵龍潭
而還未幾出邏江上賊突至馳船來鬪納速刺丁手
射死三十賊奪其放火小船二百賊因遁走俄復據龍
潭口又擊走之追斬三百餘級其子寶童擒首賊陳
亞虎等及其號旗捷聞賞資良渥且召納速刺丁還
真州而賊犯蕪湖南行臺檄使來援乃以兵赴及至
賊船已薄岸遂三分戰艦縱擊之賊奔潰俘斬甚衆

賊不得渡江者多納速刺之功也因留守蕪湖江
口泰州李二起行省移之捍高郵得勝湖賊船七十
餘舵乘風而來即前擊之焚其二十餘船賊潰去李
二失援遂降其黨張士誠殺李二復爲亂戕叅政趙璉
入城化而水陸襲高郵屯兵東門納速刺丁以舟
師會諸軍討之距三架鎮賊衆猝至納速刺丁麾兵
控其鋒賊披譟而前乃發火箭射之死者萬餘
沉而下賊縋船於岸盡力來攻而阿速衛軍及直隸
萬戶府等官見賊勢熾皆遁走納速刺丁顧必死謂
三子寶童海魯丁西山驢曰汝輩可脫走寶童等
肯去遂皆死之省憲爲贈其家事贈納速刺丁淮
西元帥府經歷

元史卷之二

48-11607

